

吳

興

藝

文

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目錄

劉基

梅頌

并序。爲郡人章仲文

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梅澗名自福舊吳興人

吳孟思墓誌銘

墓武康

沈夢麟

歸安人

嚴司空鳳栖書院銘

司空名震直烏程人

徐一夔

黃處士誄

黃禮賓公

藝文補

卷之三十一

目次

一

高啓

送徐以文序

以文一作幼文名賁寓公

靜者居記

爲寓公張羽

蜀山書舍記

爲徐賁

唐肅

蜀山書舍記

同上

張羽

見前

奉訓大夫平江路知州致仕子華唐君墓碣

子華名棟

蘇伯衡

雲林辭

并序。○爲寓公崔彥暉。

釋來復

福源石屋珙禪師語錄序

童冀

郡教授

釋志亭記

直射園

貞節丘婦傳

烏程人

王稹

福寧王尹贊

并序。○王名伯顏尹烏程因流寓

元故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碑

王壽衍見前

蕭洵 長興令

顧渚採茶記略

沈貞 長興人

士林山水記

林靜 見前

宋濂溪先生像贊 有序

張遠

題王叔明畫 叔明名蒙

沈良

題王叔明畫

方孝儒

題趙子昂千字文帖二帖

題觀鵝圖

錄舜舉筆

題靈隱寺碑後

補文敘書

嚴大司空像贊

名震直

沈約論

劉寅

若溪親舍圖序

萬里錦還圖序

爲郡人金彥昇

紀行唱和集序

爲郡人翁文若

愛日堂詩序

爲郡人柴給諫

寒郊散馬圖序

趙文敏筆

皇華勝覽記

郡人湯中翰著

跋錢舜舉所畫猿馬圖後

楊榮

志訓堂序

爲郡人章善之

解縉

溪山萬狀圖記 爲郡人李華甫

跋趙子昂墨梅

題縛筆帖 爲郡筆工陸穎

楊復 長興人

重建峴山顯化禪寺記

顯上人復住峴山疏

沈彬 武康人

防風氏神廟碑 在武康

金寔

跋趙松雪書姜白石書譜後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梅頌

并序

劉基

吳興章仲文築宰孔谿之上環植梅焉命之曰梅花
之莊予與仲文交敬其好學而知德也知其有取於
物不徒矣乃效屈子頌橘之體而作頌曰

朱方之秀梅實碩兮含章而貞受命濁兮扶疎蕭森清
以直兮玄冰涸寒不撓其節兮玉之潔兮夷之特兮閉

而發兮芳郁烈兮黃中絳跗美而完兮麗而不淫物莫
能干兮冬榮夏實含陰陽兮青黃纍離以和羹兮文質
彬彬德之儀兮君子之象君子之宜兮

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卽文

劉基

栝有高士吳先生諱自福字梅澗舊爲吳興人其先評
事公感因仕家于栝其子孫遂爲栝人五世祖安國故
宋釋褐第二人歷官至太常少卿使金國不屈節高祖
挺承節郎安撫使司將領復使金國曾祖嗣英迪功郎
祖有光父良之皆不仕先生生而敏慧好清淨不從羣

兒嬉父母甚器異之稍長遂命入紫虛觀爲道士讀道
德黃庭咸通其大旨及長德行愈著自達官貴人以至
于市里細民無不敬愛授號崇德清修凝妙法師主領
觀事先是觀燬于兵繼作極草率及先生領事乃重修
三清殿建藏室新作山門旣成復建通明寶閣以祇奉
昊天上帝其下爲演法堂觀宇粲新山水增氣先生性
孝友能愛人觀去其居半舍二親在時必日親覲省奉
甘旨不匱親沒喪葬皆如禮與其兄相游處每眷眷不
忍舍二弟早死則撫育其孤周恤其空乏無少間其兄

之二子能讀書則蚤夜勉之曰吾家世簪纓更值時變
門戶寢衰吾已委身方外不復能力學以續先緒其責
實在女女惟勿懈尚克遂吾願既而世昌中乙亥鄉貢
世德中丁亥乙榜如先生志焉先生卒年七十五葬于
觀之南岡銘曰

惟吳之先自周出弟兄來東開邑國支分蔓延綿厥
長沙保民有功績河南治平爲第一前有季英後處默
安棲蒿菜食水藜聲華章章在文籍賢良代生莫具述
豫章真人純孝德以扇渡水神輔翼公然飛升當白日

於休先生發往蹟保合至真去污濁收藏精神歸闈寂
金蛇守門遘皇極二六益一靈降質龍離于羊牝馬逸
大衍之半返冲漠好溪南陵高以蔚少微四星光景接
其上有松下有栢中有佳城錮以石地久天長保玄宅

吳孟思墓誌銘

劉基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濮陽吳孟思卒其冬十有一月翰
林侍制致仕申屠公以子昭來泣拜于劉基已公乃代
之言曰昭之先人以文學出入縉紳間縉紳之揚名當
世者無不與交游先生所知也今死而家無貲不能求

名于大官請以屬先生基居杭時嘗與孟思游而善故不能讓而誌之曰君諱獻字孟思先世家濮陽譜亡莫詳其系六世祖忠仕宋爲殿前司統制官靖康之難從高宗南渡江始居杭州高祖允昌宋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曾祖佐承信郎御前東庫使祖清成忠郎殿前都指揮使父植以京官子弟恩授迪功郎至元十三年宋亡幼主歸命凡趙氏及其臣僚之子好咸北觀京師迪功與焉留十餘年復歸于杭配王氏生子三人孟思其長也孟思少好學工翰墨尤精篆隸凡歷代古文欵識

制度無不考究得其要妙下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渠
度識者謂吳子行先生趙文敏公不能過也故四方來
求書者日衆出輒爲好事者邀止止或彌年月去則隨
所至肩足摩躡孟思慇應接不倦孟思事父母甚孝母
王氏先卒越二十有六年而父卒年八十有九家無恒
產而喪葬咸得盡禮三弟皆仰給孟思孟思又好賓客
樂周急故金帛日進而贏常無儲是歲以疾卒于崑山
州之寓舍年五十有八歸葬于湖州武康縣之封禺山
從先域也配徐氏先二十有四年卒至是而合葬焉子

卷三十一
四
一人卽昭也孟思爲人外不與物忤而內甚剛介所交
多達官而略無求薦進意自號曰雲濤散人所著述有
雲濤萃藻說文續釋集古印譜傳于世銘曰

孰成其名而不侈其齡維蒙弗冥以鑠厥貞有悠曷徵
昭以斯銘

嚴司空鳳栖書院銘

沈夢麟

惟皇降衷厥有恒性氣以成形而理貞靜才稟於氣或
濁或清剛善柔惡暴棄攸成逸居無教德胡以明往聖
垂法布在六經爰立立師先覺後覺蒙以養正必志於

學敬敷五教司徒是作欽惟 聖朝比隆三代文教聿
崇德並覆載維我尚書學古入官登庸卿相鵠立朝端
乃明彛倫乃建書院進修名齋廣益聞見爲子盡孝爲
臣盡忠我作銘詞昭告童蒙

黃處士誄

徐一夔

至正十二年十月處士暨陽黃先生諱禮字子敬年
九十卒旣葬于湖州化城之原其子溥辱與余游乃
披其行實而爲之誄誄曰

維黃之出肇于軒轅其後有國江漢之漬至於春秋助

齊有勲有熊疾之覆其宗禋散處朔南族類實繁爰至
東京光大而文憲賢視顏香孝視騫瓊位三公琬悟絕
群亦有允也惟黨錮寃其本略略其源渾渾至宋叔世
有提刑君有德有烈皂蓋朱旛維此提刑其產則閩其
來于越則仲子昕實處士祖始爲越人處士之生端一
靖溫詩書爲宅禮義爲垣云胡不淑遭值不辰宋詐訖
錄海宇揚塵歛其所有靡途可遵欲潔其身曷養吾親
乃棄觚翰刀筆是循處吏之汗擴儒之仁以濟時艱非
志所存雖嗇其施而裕後昆是有令子學富行純西游

吳興克昌其門有田有廬以奉晨昏處士婆娑九十其
春德與齒隆而位弗臻此天於物翼足惟均達人知足
抑又何云惟古之道謚實行因無位有號亦誼之敦我
實小子不敢瀆陳累行布辭告于多聞嗚呼處士有永
其芬

送徐以文序

高啓

余少喜交游以方侍養不得遠去以求友於四方故獨
與鄉里之君子游若徐君以文其人也後不幸失怙恃
而天下有變所在多梗又不得遠去以償其志然十餘

年間四方之士來吳者則亦未嘗不得見焉其豪健俊偉魁闕辯博飲酒談笑以意氣相得者固不爲少至於講義理之微詠性情之正薰然和粹然溫優柔浸漬相入以善而不自知者則未有及以文者焉乃知未行四方耳苟行四方若以文者亦豈易多得哉余用是益親以文而以文亦不余厭也蓋自少及茲之壯其間春華之晨秋月之夕空山流水之濱崇臺古榭之上以文未嘗不往而余未嘗不從二人者樂其相得之深從容周旋忘其爲喪亂之時羈窮之日也蓋以文不及汲求世

知居衆中退然若無所能者故人皆失以文而余獨得之豈非幸也哉今年夏以文將讀書吳興蜀山中來以別告余謂久合而有睽離人事之必然者也豈足爲甚戚也但以文今絕去紛囂得益厲舊學以求其道顧余乃浮沉閭里間卒荒落而無所成是則不能無介然於懷耳雖然以文固不可留余則豈不能去是哉待秋風之興當扁舟而南尋書聲於雲溪烟樹間以文尚肯以所得告我哉

靜者居記

高啓

藝文補

卷三十

七

明文

潯陽張君來儀以靜者居名其所寓之室嘗屬余記之
久辭而未獲也一日與客往候之入其室竹樹翳深庭
戶虛寂落然無鶯聲客顧而歎曰美哉居乎使張君不
勤動于外有以自樂而成夫靜者非是居乎余謂客曰
子何言之戾耶今有人焉處空谷之中棲長林之下干
戈之聲不聞車馬之跡不至其居靜矣而利祿之念不
忘于心窮約之憂每拂乎慮雖夷然而行塊然而坐顛
倒攪攘無異奔騫于埃埒者子謂其果靜乎又有人焉
游于邑都宅于市里鄰有歌呼之喧門有造請之雜心

倦乎應答身勞于將迎其居非靜矣而抱廉退之節慎
出處之誼雖逐逐焉群于衆人而進不躁忽視世之揮
霍變態倏往而倏來者若雲烟之過目漠然不足以動
之子謂其果非靜者乎蓋靜也係于人不係于居人能
靜則無適而不靜是居之靜無與于人人之靜亦無待
于居也雖然亦有待其居而靜者矣然非此之謂也傳
曰居天下之廣居廣居仁也自克己以復之主敬以守
之至于安重而不遷淵靚而莫測則其體靜矣故曰仁
者靜張君之志蓋在于是而假以名其室子豈未之思

乎客未有以應張君起而謝曰居靜而非靜者吾知其
所警居不靜而靜者吾知其所勉若居仁而靜者雖非
愚所及則願學之焉子之言備矣豈不足記吾居哉請
書之顧余欲靜而未能者姑書以識之俟他日從君而
從事焉

蜀山書舍記

高 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
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
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粗完書雖

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爲吾記之予
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
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瑤之於步豆籩之於陳
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接
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于田入于市處于
戶庭覽于山川立于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
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
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
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群

聖賢修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况安儲阻之區絕
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
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
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
郭之野有土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
菲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俛俛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
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爲是記乎然而書此
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蜀山書舍記

唐肅

自天厭文治盜弄五兵者
草蔓幾遍齊州一時才
傑之士殫其智力於是靡然韜六籍而皮孫吳師宗儀
秦背遠姬孔左頰右仰以求容于俗一有操仁義之說
者咸目爲迂濶寒餓死而莫顧噫君子之道窮矣使有
一士焉衆猶而獨薰衆華而獨素衆雕而獨樸衆諛而
獨默衆表襮而獨括藏衆挈挈狂騫而獨兀乎若無趾
衆潰潰合汙而獨介乎若不情于山之麓水之涯迺搆
迺營以誦以絃匪帝訓王禮不習諸口不服之膺鈞易
之玄咀詩之菁揭春秋之袞將養其體需時而用完其

璞俟價而售阨於時不阨於道窮於身不窮於心怡怡
焉充充焉自足而無悶則夫人者視彼孰優劣哉然今
信有之乎若吾友鄰郡徐子之居蜀山書舍者其人也
吾才不逮徐子識不逮徐子而願隱之志則亦庶幾乎
徐子行將囊書緤劍問津震澤之南而卜鄰焉徐子幸
無絕我

奉訓大夫平江路知州致仕子華唐君墓碣

張羽

吳興唐氏子既葬其父知州府君始以狀走吳門徵於

潯陽張羽書於外碑乃爲其狀曰君諱棣字子華先世
錢塘徙吳興君之父承務郎多財好賑歛其德不爲噉
噉之名士君子謂其有陰德其後必大旣而生君儀表
異常兒稍長從名儒善解悟章句造次可誦其餘力習
繪畫舉筆有師法時趙文敏公一見君輒竒之出入門
下益厚勉思自樹苦無資地遇郡守馬侯德昌中朝名
臣且夕補內借爲已助因干以詩侯與語合未幾果擢
秋官遂挾與倫比侯欲致君捷徑進薦仁宗詔繪嘉禧
殿御屏揮洒立就天子稱賞待詔集賢院日從文臣名

相游得與覲。圖書由是聲聞大震行見召用命嘉興路照磨嘉興繁郡簿書紛冗公儒生爲之獨優早飢營救行宣政滿除徽州路休寧縣尹休寧俗尚剛猛馭以義卽伏馴先是豪民好爲併兼貧民至空產賦徃徃逋亡君至獨釐其弊具爲科條首理學宮敦崇化本令民推戴豪民不利共賂左右以紛沮君執不變擇任廉吏益加精勉宿弊一清流逋歸復山民老人擁馬拊謝爲賀然豪民造謀中君聞江右有刀筆善痛毒者遣人請計道從彭蠡怒風弗得渡若有神使之焉其人怖恠

求返風息歸語其黨解約自新縣置推茶提舉侍事吏
趨走承望若事嚴郡守然每公會贊賀禮由提舉君膺
命以守民社有越次者嚴加遣責緣是懷忿種種造謀
不墮其計旣而其奴酗酒殺人吏請捕奴主君不可曰
奴殺人坐奴耳其人慚謝曰我小人爲唐侯所容君爲
政惟用儒法剛柔適調歸於太和居五年政平化行獄
訟止息課爲江東最以老去官民涕泣塑像祀春秋進
奉議大夫平江路吳江知州致仕卒年六十有九葬烏
程澄靜鄉配蔣氏合葬焉君之大父曰藻父曰清贈承

務郎歸安令母沈氏贈恭人配王氏蔣氏皆封恭人子
五皆側出允備允誠褚氏出允初允恭允升謝氏出女
二長道安嫁杜仲芳次道貞嫁沈思明按虞文靖公集
稱君詩畫并公所序休寧稿與黃文獻公所序味外味
集若干卷藏于家畫若干軸廢于兵其餘散在四方亦
僅難得天子思用老成詔以福建行省僉事起君而
君不及矣公遇人主倘不死得復用設施當不止是特
爲之識其狀云

雲林辭

并序

蘇伯衡

常人之情未有好繁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唯恐不深適江湖而唯恐不遠非抗志幽篁寄懷夷曠者孰能之六一居士曰錢塘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吾祖東坡先生以爲吳興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無所爭賓客非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是二邦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寬閒寂寞豈比錢塘之鉅麗雄富哉崔彥暉氏錢塘人也顧去之而之吳興營別業一區名之曰雲林小隱於是乎僑焉此其以

澹泊爲樂而不奪於繁華之習爲何如彥暉非抗志幽
負者歟寄懷夷曠者歟夫以端木賜之賢又有仲尼爲
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足貴紛華聲利之不足尚固宜曉
然若薰蕕不待辨而孰去孰取也然交戰于胸中猶且
有所不免况彥暉當問學之士徇於外物而競於邪侈
之際乃能決於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而已使
克推是志以學道其於去卑陋而趨高明也何難哉此
余不識彥暉而信其賢因張尚禮之請本其情爲賦雲

林辭曰

眷吾父母之邦兮迺趙宋之故都既美麗又富盛兮實
東南之興區衆人胥此焉止息兮吾獨曷爲而去諸此
富貴者所娛情兮雖信美不可以居矧吾舍之湫隘兮
直闌闌而臨通衢車塵湫若■霧兮紛冉冉將挽予苟
徘徊而不去兮幾何不爲逐臭之夫瞻彼樂郊兮震澤
之墟俯苕霅之漣漪兮仰毘弁之鬱紆前谿衍之絕壑
兮後蒼莽之平蕪阡陌縱橫以基寘兮聚落交錯若畫
圖審面勢兮構吾廬梁桂檀兮柱杉楮不彫不琢兮不
丹青以塗擘薜荔以幘幪兮苔蘚繡乎階除列陵阜以

爲垣兮因澗谷而成渠長松鉅竹兮森扶踈烟條霧葉
兮蔚蔽虧天矯繚糾兮若蒼龍之垂胡零麗披離兮若
翠幄之流蘇積雨之後日出之初山氣澤氣孰吹孰噓
排我簷楹羃我綺疏栖我几席襲我琴書始膚寸其來
會兮旋波濤之卷舒乍奔騰以翕霍兮條充塞而模糊
何變化之奄忽兮茫洋莫辨乎四隅幻萬象以一色兮
覆六合而有餘中長風之迅烈兮遂消液於須臾若掃
滅而無蹤兮杳不知其所如但見山青青而林蒼蒼兮
掩暎湛湛乎之太虛吾危坐而睇眄兮增感慨以長吁

曰寶莫寶兮貝玉金珠貴莫貴兮爵位名譽等浮雲之
不可把翫兮喟歎先聖其豈我誣胡彼昏之不覺兮爭
貿貿以犇趨况人壽之百歲兮猶過隙之白駒縱得之
亦何補兮徒自■而自劬吾於世兮復何需屑逐隊兮
競馳驅聊歛退而從吾所好兮放浪肆恣於水滸山硯
幸麋鹿之我狎兮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草藜茂春華敷
岩紅澗綠張氍毹幽泉發竇疾以徐髣髴會朝鏘珩琚
娛耳悅目樂不可言兮世間埃壒何濡濡時招玄真子
贈却赤鯉魚相就東老舊酒壚既醉涉江弄芙蓉歌曰

澤有荷渚有蒲荷爲衣蒲爲菹衣且食兮保我軀滯志
釋兮煩慮祛逍遙委蛇兮又何必訪僿伶於蓬壺

福源石屋珙禪師語錄序

釋來復

昔達磨大師壁觀少林惟以一言傳心默示真體使人
自證初無多說是以二祖夙慧天稟穎悟超然故於密
授之際直證其妙乃曰了了常知言不可及達磨始印
之曰卽此是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其後四世相傳皆
默證其體而不顯言至荷澤神會禪師則記達磨有懸
絲之識慮恐宗旨滅絕遂明說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至

是而真心之體顯白於世潛符密契者不爲不多矣然而此心之知虛靈寂照性自神解非世所謂仗境託緣之知而爲其體也自唐以來諸祖相傳列派分宗行棊行喝至於擎義舞笏挽弓輓毬各立玄門建化不一窀其大機大用無非直顯心體之妙至不得已而有上堂入室示衆等語觀其激揚開導要皆肆口而說直截無隱殆及南宋以後諸師漸乃組章繪句流爲造作甚至有短拙新巧之論使學語無稽之徒轉相沿襲大爲有識所耻殊不知直指之道以心傳心必惟自證纔涉言

詮卽第二義而况務爲造作者耶余每與通宗達士語
至於此未嘗不爲之太息焉福源住山石屋珙公早得
及菴之傳居山三十餘載入定觀心妙達真體故其語
言不事造作實自胸襟渾然流出者也讀其山居諸偈
綽有寒山子之遺風以及上堂示衆諸語一皆切直諦
當有足警發於人豈學語者可以意識而摸倣之哉嗚
呼古道瀾倒之秋邪說方熾寥寥宇宙作者無聞安得
起斯人於寂光淨居而共論茲事焉

繹志亭記

童 冀

洪武二年冬 制誥天下府州縣學咸置師弟子員厚
其廩祿以教養之本以經術叅以六藝由是四方弟子
彬彬輩出蔚爲達材湖學承安定先生過化流風善教
猶有存者今年夏長沙談先生以朝署近臣來守是邦
祇謁廟庭環視棟宇惕焉疚懷致理之暇迺大新廟學
子民趨事不日告成殿堂廊廡齋舍庖福整飾完好丹
堊輝映先是學宮序射師弟子露次于外而三折升堂
禮有未稱先生不欲勞民願退食之舍中直射圃遂闢
而新之旣成徵名于冀冀惟命名之義必稱其實記曰

射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已志也諸生方有事于學蓋各繹已志以思懋夫學哉請名之曰繹志庶其寔之易辨也嘗試論之學官有射蓋自有虞氏始殷人以序名學孟氏以謂序者射也則學之有射舊矣秦漢而下此制久廢國朝始復舊制故射之藝得列于學官而鄉大夫士皆有射所稽之古典成周之世諸侯歲貢士于天子試之射官其容體比于禮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禮節不比樂而中少者不得與焉是以諸侯君臣盡志于射古今豈異宜哉厥今府州縣

學其弟子員選入成均必考經史六藝是亦古者貢士之意也方安定先生授教斯郡置經義治耳齋其備迄今尚存伐柯取則夫豈遠哉然此猶以近代之學言也傳曰三代之學皆感以明人倫也人倫之道固不止于是而已也學者蓋思所以忠所以孝所以盡夫夫婦長幼朋友之道而究夫五常之理焉斯其爲繹志矣藝云乎哉旣以名亭僉謂宜志其說于壁以警後之學者遂書之以爲記先生名士奇優于學問勤于政治其役也不亟不徐工省業勤其他綜理率稱是云

貞節丘婦傳

童冀

貞節丘婦盛者烏程人也少歸同邑丘岩事舅姑以孝謹稱屬元季寇盜充斥岩挈家避地近郊盛及岩二妹俱盛年有容色時游軍肆剽村落間盛謂二女曰時事如此勢必不免與其辱身生曷若全節死卽赴水歿岩二妹繼之丘母驚遠亦墜于水岩亟扶母登岸良久蘇兵亦繼至咸愕貽驚歎遂捨之而去暨事寧岩義不再娶者十年嗚呼世衰道微士之能明綱常者幾何人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此之謂也贊曰丘婦殉節二

女從死守正明義乃出女子赫赫冠裳含垢蒙耻彤管可徵昭示來祀

福寧王尹贊

并序

王 禕

史氏之法於死節死事之辨有輕重之權衡焉蓋以爲人之死雖同而所死有不同死事者一時變故之所激夫人或能之至於死節則非見義明而識理正者不能也豈所謂非死之難處死爲難歟抑所死雖不同要皆不可不謂之能死歟國家混一百年承平之盛極矣乃自頃歲寇盜竊發各都大邑殘廢殆盡然其間守土之

臣之能死者固班班然可數也以吾所聞閩越之間其能死者得二人焉得死事者一人曰崇安縣尹彭君庭堅得死節者一人則福寧州尹王侯是已侯諱伯頴字伯敬濱州沾化人身長八尺美儀度倜儻有大志嘗語人曰世治爲良臣世亂爲忠臣庶無媿此生耳弱冠游京師受知駙馬荆王王拜丞相行省湖廣辟侯知印歷宣使滿考調永之祁陽湖之烏程兩縣尹皆以治最聞陞信州推官平反冤獄甚多至正九年有詔遴選守令侯用薦者以朝列大夫尹福寧越再期政化大字十二

年春除福建轉運鹽使司副使時盜賊充斥且逼州境
侯因留不行曰福寧民猶吾子耳吾忍舍之去乎乃募
民兵訓練爲備又諭鄉民各團結自相保十一月庚辰
賊入境侯及中子相引兵與戰敗之已而賊大集侯還
守州治壬午賊攻西門侯奮身率先力戰賊稍却俄而
馬中流矢遂墜地被執賊首謂侯曰公廉能名素著欲
屈公仍尹此州何如侯罵曰吾受天子命守茲土義寧
殺賊今乃敗政有死爾寧能從賊反耶賊怒強之跪侯
曰此膝可斷不能跪賊賊愈怒令左右殿之侯嚼舌噴

血賊面大罵曰吾失守茲土義當死反賊殺我卽殺何
毆爲然我可殺慎勿殺吾民也會賊執監州至責之曰
汝何得與王州尹同拒我也侯又大罵曰起兵者實我
非監州且吾起兵滅賊爾何名拒耶吾生不能殺賊死
當爲神必汝殺矣賊愈益怒侯遂遇害臨刑神色不變
立而受刃出血盡白頭墮而體不仆時年六十矣死後
數日面猶如生民無老穉號哭晝夜不絕賊亦悔殺侯
有毒蜂如雲屯賊庭民請葬侯尸尸葬而蜂散賊中時
時見侯引兵入州治見者皆驚蹶而賊首無疾輒自斃

侯之既死也相尋亦被執賊欲使之官相曰吾與爾賊
義不共戴天顧欲事爾耶亦死之相妻潘亦被執賊首
欲亂之潘慟哭曰吾君失所天死固其有豈以身受辱
卽絕不飲食及其二女亦皆死焉嗚呼若王侯者謂之
能死其節非歟傳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非侯之謂
歟侯不惟自死能盡節而子若婦悉秉節以死豈忠義
固皆天性歟徵諸史氏之法誠在所深取是用備叙其
事且係之贊用著今日爲國死難之有人爲人臣之勸
云爾贊曰

矯矯王侯萬夫之雄孰爲大節爲臣死忠爲臣死忠違
卹厥躬維躬可殺名不可毀死而不朽是謂不死嗚呼
王侯英風千祀

按王尹寓與葬俱在烏程

元故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碑

王 禕

至正十三年庚寅十月十六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王
公仙化于湖州德清縣百寮山之開玄道院春秋八十
有一其徒以十二月二十日奉遺蛻葬于玉塵山之原
今洞玄冲靖崇教廣道大真人薛公延鳳實嗣公住持

杭之大開元宮乃述公道行使來取銘勒之茲碑公諱
壽衍字眉叟姓王氏其先河南修武人宋建炎初從渡
江遂家于杭而著籍焉曾祖雲武翼大夫保信軍承宣
使祖顯宗右武大夫棊州觀察使考子才武功郎判修
內司幹辦御酒庫公生而穎悟迥然有拔俗之標自幼
篤志於道人莫不以遠大期之至元甲申玄教大宗帥
開府張公之弟子陳真人義高爲梁王文學以事至杭
謁于四聖延祥觀見公卽器愛之遂度爲弟子年甫十
有五從陳公至京師乙酉至上京入見裕宗于東宮陳

公從梁王北行公與之俱止于哈察木敦驅馳朔漠備
殫其勤丙戌還京師丁亥從開府公代祀諸山川至杭
俾公提綱四聖延祥觀事尋侍開府公還朝戊子三十
六代天師授公靈妙真常法師袁州路道錄未任改杭
州開元宮提舉宮事壬辰三十七代天師加授崇教之
號仍提舉開元宮是歲至京師奉詔訪求江南遺逸舉
永嘉徐侶孫金華周世昌引見于披香殿奏對稱旨甲
午成宗登極命公召天師龍虎山比至巖醮翠華閣及
萬歲山圓殿竣事錫賚優渥元貞乙未被璽書提點住

持杭之佑聖觀觀宇久弊一新之大德丁酉春詣闕
下隆福太后有旨命公求經錄江南戊戌入朝駕至
上京賜衣三襲賚及其徒己亥春詔公從忽刺真妃北
行梁王既改封晉王繼被旨代陳公事晉王陳公還至
杭州化去公煢煢然扈從而歸庚子春侍晉王入覲蒙
兩宮錫予加厚尋得旨南還仍給佑聖觀印章視五品
辛丑制受龍興路道錄王隆萬壽宮住持提點實同臚
公之職蒞事之日開堂演法聽者翕然道價彌振壬寅
入朝璽書加護玉隆癸卯回杭以佑聖觀事傳于孫真

人益謙而屏居開元甲辰制授開元宮住持提點丙午
舉吳真人以敬代居玉隆丁未武宗御極從三十八代
天師入覲至大戊申開府公辟公僉議教門公事被璽
書及興聖太后旨加開元等九宮觀且代祀諸名山已
酉夏還居開元居三年凡宮制之未備者悉完之皇慶
壬子請謝宮事仁宗卽位特授靈妙真常崇教真人遣
使賫制書卽開元命之使不得辭就召詣闕賜見嘉禧
殿因具疏言臣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真人者闕
邈矣今爲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明尊四况祉存者

專一其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及嗣師真人久侍中被
寵遇有號名命數其貴視公卿侯伯於玄教顯榮極矣
夫名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請
固辭不敢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聖明志願誠足
矣上稱歎其言以爲先朝舊臣深敬禮之先是杭之九
官觀財用出納隸都財賦府及是太后有旨都府勿有
所與延祐甲寅改授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領杭州路道
教諸官觀事住持開元宮事勅詞臣爲贊書褒揚之仍
給銀印章視二品陞辭之日上御嘉禧殿賜坐與語移

時以字稱之曰眉叟且曰老子道德經不特爲道家書
其道足以開物成務治天下者所當用今命近臣頒示
中外爾尚有以布宣朕意公頓首稱謝又賜寶冠金服
以備真人之服章別降璽書使代祀江南諸名山比還
復移文集賢乞免真人號不報乃建開玄道院爲棲真
佚老之所丙辰三十九代天師入覲公從偕行時晉邸
在朝特命內史府設宴以禮公其冬以金籙醮事告成
受白金楮幣之賜丁巳元會朝見奉旨代祀北岳濟瀆
天壇中丘及汴朝元官道繇修武展省先塋而還復奉

旨求東南賢良兩宮錫子加厚朝臣祖餞都門外供帳
甚盛水合舟膠以法禱之凍則自解戊午得未嘉戴伺
六書故鄱陽馬端臨文獻通考二書表上而頒行之歷
江南四省之境所至奉行上命無所不及回杭移疾餘
不溪上適天旱縣令耆老來請雨命弟子彭大年禱于
百寮山上甘雨隨應至治辛酉冬開元燬于災公卽圖
起其廢省臺百司悉來致助規制鉅麗有加昔開府
公以是年仙去嗣師特進吳公嗣爲大宗師於公尤加
親敬泰定甲子詔遣使函香爲新宮落成就召詣闕見

上于宣德府勞問甚至會天師繼至同建大醮者三出
內府道經并金幣賜之乙丑有旨賜金織法衣遣使衛
送南歸且被璽書開元以甲乙傳次莊田所在咸加護
之中宮東朝錫賚尤厚丁卯天師至杭薦醮禳海患公
與同行事焉至順辛未集賢移文請公往龍虎山提調
醮事至元乙丑春今上命黃真人崇大函香至四聖延
祥觀建金籙大醮特命公主之夏璽書賜大開元宮額
加護如前公自以平生寵數踰分乃哀上所賜冠服及
所蓄圖書琴劍之屬簿送宮藏以傳諸後至正辛巳宮

復以菑燬委提點毛子敬任興創之功而公親爲之謀
畫曾不踰歲舊觀復還乙酉卽官中造閣有白鶴飛繞
之異因表曰胎仙自是益倦與物接退居開玄有終焉
之意矣庚寅十月望賓客集開玄以公生辰相率爲壽
弟子陳子浩後至公笑曰吾進子久矣吾將就休息汝
其爲我款諸賓明日夙興氣息稍促及日旻奄然而逝
弟子遵治命以時服歛焉所度弟子自陳子浩而下若
千人初公念開元之傳未有屬而紹玄教正系者實惟
薛公預署傳授之文致之時薛公方辭大宗師之傳遜

謙再三不獲已乃勉承其甲乙之次於是集賢以聞有旨特加薛公大真人之號領杭州路道教諸宮觀事主領住持大開元宮事自提點馬志和而下咸正其次序焉公器識高朗局度弘曠履貴盛而能謙處滿盈而能虛以故歷事累朝昭被帝眷躬輔玄教光揚祖風至其應物接人尤不滯於形迹上而王公顯人下而韋布寒士遇之以禮曾無間然性好施予祿廩雖厚未嘗周其用也其所爲詩閑遠典雅爲世所傳賞扁居室曰玄覽且以自號晚歲寄傲溪山間又號溪月散人平居戴華

陽冠白羽衣朱顏鶴髮爽氣生眉睫間洒然樂方外之
趣望之者以爲真神仙也嗚呼若公之高節軼渠誠無
愧乎古之真人者乎是宜爲銘銘曰

老子之道棄崇執謙盍盈留虛抱一不二不爲物先能
安以舒爲而無爲損之又損何有何無維修於身其德
乃真爰與道俱猗歟真人情冲氣和列仙之儒服勤王
家致力祖庭功常有餘出入內外翼贊玄化宣助皇圖
光而不耀動而能靜其行徐徐帝曰汝來陔降左右
珮璫裾蔽自淵衷便蕃賚予恩優禮殊號以真人帝命

有赫形于贊書真人抗言名忌泰甚臣實逃疏維是徽
翔孔闕且碩匪臣宜居願歸奉祠以祀鴻臚以逸微軀
亦既歸止葆精養粹味道之腴維謙維虛滌除玄覽與
天爲徒謂將逍遙後天不老胡不少須奄棄塵世其神
何之紫府清都玉塵之山冠劍所藏罔茲幽墟得辭揚
芬載勒貞石永世不渝

顧渚採茶記略

顧渚

長興城北四十五里有山曰顧渚山麓宜茶志綱與光
州同唐貞元十六年刺史李祠乞以貢焙立寺山下寺

前百步有泉極清甘煮茶葉皆仰立相傳每歲刺史入
山造茶具禮拜勅頌之發源其夕清溢造畢隨減刺史
去則涸矣歷代皆貯之與茶同貢刺史入山往往稱勝
號爲茶仙劉禹錫詩云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携妓采
茶時杜牧之云誰知病太守猶得作茶仙顏真卿白居
易皮日休鄭谷逮宋蘇軾諸賢履舄所至題詠爛熳流
風餘韻皆可想見若息躬枕流忘歸金沙諸亭與木瓜
堂明月峽清風樓則皆漫無可訪洪武六年春余以工
部主事來宰是邑始至官公署僅設而垣壁穿缺草荒

侵階案牘委棄廢置不治安得復知有其他爲政未幾
府帖下通判四明用亨隨至余以守令例當偕行明日
守禦劉侯顯亦來寺悉傾圮守僧養中來見垂首衣結
言卽淚下周視山麓
皆薊
草莽間
將何
以修厥貢罪將誰歸於
衆伐
求金沙
水疏滌之招來僧之竄避者復其身專事於茶寺宇窳
折者悉令撤而完之以居歲入山之衆製備醴醅之器
飭童子數十至期盥櫛易衣人授採篋平旦以從採畢
仍收寺僧喜悅定爲常典然後次第修完息朝亭於茶

園右率童子官僚至則少休焉構清暉軒於聆院西爲
監官所舍斃金沙池繚之以闌檻仍作亭四開池上籠
焙時所以禮泉也明年春穀雨光二十日通判金華田
侯洞寔來前夕小雨茶皆葉芽爭敷足供常貢故謹書
其常事之所宜先貢采之次第記于寺壁庶來者守之
而弗敢怠忽歷代歲造之增益罷行并書下方云

唐歲造焙茶一萬八千四百斤宋罷貢元末茶二千
斤續增芽茶九十斤 國朝丁酉年進芽茶三百斤
戊戌年增薦新芽茶九十斤又增貢五百三十三斤

一十二兩丙子年又增芽茶八百一十六斤六兩葉
茶三千二百六十五斤八兩吳元年又增進貢薦新
芽茶二斤磨造末茶二千八百八十三斤一十五兩
七錢五分葉茶二萬二百八十二斤二兩二錢五分
欽依每斤折米一斗該銅錢一百二十文洪武四年
又增末茶三千二百四斤六兩七錢五分芽茶一萬
六百一十一斤一十四兩二錢七分五厘葉茶九萬
六千八百八斤七兩一錢七分五厘洪武七年又增
顧渚山葉茶一千斤該錢通計一千四百一十六萬

五千七十一文六分七厘八毫五絲末茶變易價錢
時值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六文五厘奇洪武八
年二月二十五日并書于吉祥寺屋壁

士林山水記

沈貞

去長城北十里曰士林唐宋迄元居多文人得名壤沃
民淳殷富村善凡離世外道者施施而來汗汗而游余
因避亂居此得窮山水佳勝歷叙紀之自南而來由忻
湖自北而出由顧渚東從曲塘西接堯市其東南營良
田者曰吳姚子曰陳家濠實霸先舊業與其隣手闢者

溪東西膏腴萬頃農歌互答樵牧問話恣恣禱禱繼禾
續麥野興幽趣溢于心目不可殫狀貯水溉者曰徐公
塘塘水潔且甘可濯可湘搏擊澄泛溢派滋廣自右旁
達山木可記者曰石澗澗勢曲折如之玄順而東達則
東流逆而西引則西流坻埒洄湫不能名狀激之爲湍
湍之爲濤繚之爲派支稍矻砥而高爲豎流爲噴泉爲
縱橫滄澗潭多紅鱗多紋魚八鬚四足鮎日映則洋洋
于空投以塊則群趨而嗜撒然而逝則伏崖下好事者
標以餅餌飛揚爭取深可坐玩自茲澗少上有山高爽

懸而嵌者曰徐氏山山舊屬徐故以其姓氏之登高望
遠具區之夫椒雙雷洞庭馬蹟宛在足底又低而盤旋
者曰金牛嶺外隆內伏多櫛櫨櫨土人務樵支徑龐
雜自非熟由者前導則迷失歸路山花分紅野雲翳黑
鎖釵太古莫知端倪自徐山盤旋而南曰南岡由岡而
上曰白石山山石晶晃如雪堆塢中浮屠氏居幽隱清
適足以嘉遯樹木皆卑屈堅瘦若茗叢棘窠百鳥喧啾
雖冬常如二三月又散而他之其可游玩者曰鴛鴦潭
澗潭多巨植森列千章映蔽日月菟苓蕩蘿牽絆開絡

交貫其上如幢豎如蓋張龍鳳翔翥下有頑石可列坐者十七八潭中多蒲荷蒼藻嘉魚出沒如赤鱗如琴高又縱而北之曰西清澗澗石皆叢生杜若澗人局闌湍水激發碓碾故噴爲琮琤聲吼爲雷殷聲灑注灑潏爲鐘磬琴筑聲他如慈姑塘響泉崖香水潭龍潭皆可與于游玩者率萃幽勝總屬隸士林故士林之居者日益益嗟乎古昔承平時士大夫闌闌相望列治第于都城熙熙其門嘽嘽其堂未嘗得夫山水閒靜之趣自東南雖沸雖都中不皇寧處於是投山林者有之匿榛荆者

有之然後山水閒靜之趣又變爲憂愁寂寞之鄉自非
高志曠達與世相忘者莫得而樂其樂也則士林勝異
各有所解昔謝靈運自始寧伐木開徑至以爲山賊韓
退之登華峰絕頂至不可上下何其病癖如此予雖不
及古六將隨境指物咸有歌咏且曰人以時美境以人
勝夫物不自美因名而稱名不自異因人而成蘭亭之
清流激湍非逸少莫見其勝柳永之僻潭隱碣無子厚
莫知其竒庶斯文而有傳則士林之盛當不讓蘭亭柳
永矣

宋濂溪先生像贊

有序

林 靜

天付斯文於人也豈偶然哉必有不合而問不期而至者故吾夫子與朱子生同庚戌今潛溪先生宋公之生又於是歲人謂聖賢之出鍾靈降秀爲世禎祥天之所俾信乎其不偶也周室既衰先王之道如日斯晦微夫子六經孰正人道孰明是大有功於萬世者也時降道汙寥寥千有餘年廼能集其成會其要得吾夫子之指歸者其惟朱子乎公乘文明之運贊一代之治以其餘力使學者復古屏弃科第之趨一闕於理義之學其功

不在朱子下海宇之內一人而已耳然則夫子之道被於萬世當時仕止乎魯朱子在宋號爲尚文之國立朝僅四十日終尼僞學而公得君行道者甚久澤能加於人文可垂於世光明峻大照耀無窮豈天之付公者獨厚公之報乎天者亦將未艾也公年六十八卽謝政

天子數留止公公固辭曰天遣惡盈人道止足辭意誠款上知不可強廼止益見公進退從容皆合乎道宜其於爲儒宗出爲勲德以文華國以道佐命定有系於斯文之重輕矣世之論公者徒以文學遭遇爲事至公

之得乎天而契乎聖賢者又烏能窺其端倪也哉靜也
不敏游公之門頗久四方之士爭欲誦其言識其人
不可得因寫公像刻而傳之非惟表公之德業亦且以
見我朝之有人也謹叙而贊曰

天開 皇明實生儒英光儲嶽降維戍在庾燁燁其氣
濯濯其精昔潛今顯爲國之禎明珠在川美玉在山公
貌之清風行雨潤蘭含芝蘊公德之馨如鳳之鳴如龍
之騰如雲之變如霆之轟公文之宏豈惟三者以聖爲
程乃補袞職乃持文衡 天子曰都汝執汝經往導胃

子獲職是膺公拜稽首揚言于庭九卿百辟尚其典刑
四夷八蠻慕其光聲勛垂竹帛貌寫丹青公告 天子
乞我頽齡亦有子孫嗣我簪纓公歸自 朝詞林之榮
懸車講學衿佩日盈回視河汾厥澤弗稱我從公游春
服旣成山阿水涯載止載興毫分縷析物無遁形息我
道義樂我性情我贊公像德不可名天高地深令聞永
貞

題王叔明畫

張遠

吾師一峰道人曾有模董元風雨蕭寺圖今見此可謂

雙劍神物須合子中其藏之以俟

題王叔明畫

沈良

予家有董北苑風雨蕭寺圖是思陵所題筆法高古精絕叔明相訪出以示之稱賞不置予輒以贈之叔明爲隔此卷予展賞題此俚言時至正庚寅秋七夕次日也

題趙子昂千字文帖二跋

方孝孺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此卷千字文洪武初竊金陵

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
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于家公之弟惠仲父頴修先朝
實錄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
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又

見題宋舍人
草書千字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爲鮮于公伯
幾稍後得名者爲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
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
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

雖出與神彩可愛而頽頽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
矣

題觀鵝圖

方孝孺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
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況其可
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
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所蘊與心之所得
寫之于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而間者皆逸少之
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閒遠之

趣猶溢于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靈隱寺碑後

方孝孺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水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
紙礮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
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
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毀之
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唐佛寺最鉅麗
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
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燎無遺而

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
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
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
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
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
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
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
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
感夫翰林修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基

文必以余言爲然

嚴大司空像贊

方孝孺

德容申申方寸坦坦能才卓卓樂意侃侃得陶朱倚頓
之術志伏波卜式之善講中林也蕙蘭端士材也冠冕
是宜結 聖主之知歷台鼎之顯鳴大廷之慈琴陳清
廟之瑚璉屹山嶽以崇重倚春雲其舒卷誠可謂備五
福於一身而貽百代之蕃衍也

沈約論

方孝孺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于衆人之中而

其心常懷慚蒙愧于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
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與所負
之人或見于影響或形于夢寐凜乎在前皆其孽敵此
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后之如意司
馬子元之賈陵道王凌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夫是
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夢牢獄坐覲之流
多覩妖怪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
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帝見之矣何
爲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于梁假若沈約

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
利其國之亡而責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內
愧于天固自斷其舌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
不忤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違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
無愧作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覩鬼神異物者必其行多
可愧者也

荅溪親舍圖序

劉寅

仁義天性也具於心其理渾然無形聲之可視聽迨夫
見於行事則親其親者爲仁敬其君者爲義親親孝也

敬君忠也忠孝立仁義備而天性之理存焉監察御史
太原王公世居吳興之苕溪苕溪山水明秀古今忠臣
孝子斌斌輩出者亦不爲少可謂地靈而人傑矣公在
家讀書時兩髦戴首班衣燦然奉甘旨問起居雙親顏
采歡忻悅懌里閭之間稱曰純孝是乃天性良知良能
之自然耳年旣壯道德洞明志行超卓爲知己者所薦
朝廷授以清要之職俾繩愆糾繆彈壓百司公乃謹
守憲度克盡厥職激濁揚清不畏強禦名聲著聞癸未
秋 皇上軫念西南夷服之地去 京師阻遠恐其民

焚獨鰥寡者失所養豪強桀黠者肆其暴或致遊鄙弗
克枚寧特命內臣近侍不遠萬里來撫鎮之而公適在
行也公至金齒下車之初廉問民隱敬禮高年審克刑
獄平反冤抑戎夷由是心悅而誠服之無怨懟者公務
之暇觀白雲悠然思雙親失養因泣數行下既而曰誰
無私情柰公義何王事固不可置而吾親亦奚可忘乃
命工繪爲苻溪親舍圖以寓意士大夫從而詠歌之公
徵一書爲首序實再拜起復之曰天性之純者仁義天
倫之重者君親人道之先者臣子人事之大者忠孝爲

子而克孝於其親爲臣而盡忠於其君天叙天秩之理無不舉矣公讀周孔之書者也涵泳道腴周旋禮節始則移事親之孝以事君今則推事君之忠以思親忠孝兩全而臣子之道盡矣吾謂公之此圖非空設也白雲纒紛如翔如飛青山嵯峩如倚如欹綠水蕩漾漫漫瀾瀾碧梧翠竹鬱鬱倚倚不知其爲碧浪之湖耶浮上之峯耶夏屋渠渠雙親倚閭今果得其安耶否耶是則公之心披是圖而愈思愈慕焉吾故謂茲圖非空設也夫孝之至者可以感天地孟宗至孝也冬月泣竹生筍

友討至孝也舍傍湧泉生魚人患孝心之不至不患神明之不祐堂堂 聖朝德洽仁浹無遠弗届公其東歸迎親祿養怡聲下氣洞洞屬屬焉他日太史氏必有與公立忠孝傳者吾但恨老不及見姑祭此以爲之兆耳

萬里錦還圖序

劉寅

友人朱彥澄氏持巨軸過一齋請曰彭城金彥昇居吳興菴溪之上讀書明理孝友著聞郡守辟爲椽掌刑曹務以平恕存心不事深文苛刻民誦德者載塗旣而朝京師例調雲南之金齒守帥知其能處之幕下俾典

司衆務彥昇和厚慎重上官由是見悅而衆亦推服嘗
念祖母在堂今已八旬嚴君亦幾耳順弟 曼尚少恐
晨昏奉養之道未備寸心懸懸欲一往省無由也吾任
烏程縣丞時已知彥昇之賢曾三四過顧彥昇在此亦
不忘曩昔之好與予友甚篤明年春當考榮歸今預製
行卷作萬里錦還圖以慰其意且期彥昇事業遠大焉
子宜序之序曰自古出仕萬里之外者未必不思親也
及歸而覲省焉亦未嘗不以爲榮也韓魏公還相州各
其堂曰畫錦周益公還江西書其門曰三著錦衣歸故

里職雖有崇卑之殊而戀戀故鄉之心則一也去而思
歸而榮乃人心之所同然耳今是圖題曰萬里錦還其
取斯義歟子嘗聞之駟馬鳴珂雙旗開道煌煌斧鉞燁
燁麾幢達人志士不以爲榮焉孟子有曰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一樂也誠哉是言借此以論彥昇之錦還矣山
川明媚寵柳嬌花助光晶也風日和柔黃鸝紫燕弄音
聲也溼池水滿天光雲影爛熳熒熒也峽江雨霽鳥林煙
歛聽雉鳴也衣不尚青碧而苧袍似雪潔且明也佩不
甚珠玉而帶鈞如月白且清也漫漫長路跋涉不知其

勞巍巍峻嶺攀躋不覺其險是何也思親之心切而懷
鄉之意深也入其境弁山峩峩咫尺目前老者候之里
門少者迎之郊外風雲爲之動色川原爲之改觀烹鮮
鱗酌白酒而勞之者疊疊謂之錦還夫豈不宜又况龐
眉鶴髮者坐上綵服班斲者侍下蘭玉森列賓朋四集
觥籌尊俎輝光相映春風和氣藹乎庭堂之間雖無珊
瑚錦障而心廣體胖雖無孔雀金屏而情怡意悅其光
榮又何如也然彥昇之志奚止於此勉強學問而聞見
日博勉強自修而行義日著他時名其堂書其門要必

如韓魏公周益公者焉將相無種在人自強不息耳功
成名遂榮歸里第自有翰林先生大書錦還字遺之者
彥昇勛哉

紀行唱和集序

劉寅

詩之作本乎情也情有喜怒哀樂之殊故詩有和平慘
愴之異自舜庭君臣賡歌之後至于今數千百年中間
作者奚啻萬萬其更唱而迭和者亦不爲少但古人止
和其意近代以來務和其韻和意固難而和韻爲尤難
矣東吳張君宗海吳興翁君文若三衢江君清之學古

入官侍從 輦轂之下薰陶染習有年矣鍾光嶽清淑
之氣筆而爲五色文章之英又非一日矣永樂丙戌

朝廷遴選才德兼備者奉使夷緬俾柔撫而安定之三
先生適偕行焉水陸計程徃廻萬五千餘里春夏秋冬
之代序風雨霜露之變更覽山川之形勝聽鳥鳴之間
關中心寧無所感故其爲詩也一人唱之二人從而和
之或大篇或短章春容浩漭沈雄颯逸光采音韻耀雲
錦而燦珠玉諧英莖而沮金石忠 國憂民之心藹然
見乎言意之表真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共得詩

凡若干篇題曰紀行唱和集寅也幸獲一觀自謂僑寓
邊城二紀所見作者類多狂怪雕鏤酸醜苦澁之句惜
無先達君子正之復讀是集頓覺神氣清爽淨洗胸中
山野塵腐之態似見杜少陵王維賈至於目前詩可以
興豈不信然寅又謂五先生之詩奚止如是而已將效
蒼姬雅頌之作鳴 闕家盛德大業於無窮敬之管絃
奏之 清廟必有一唱而三嘆者予以是深有感於斯
文遂不自揆而書之下方云

愛日堂詩序

劉寅

心存乎誠故形諸言動之間者亦誠然有誠於孝者焉
有誠於忠者焉誠於孝則念念在乎親誠於忠則念念
在乎君忠孝兼全並舉而無遺者其惟給事中柴公平
公先世居古杭之錢塘元季兵燹游臻大父由是避居
吳興愛其山水明秀遂家于苕溪之上迨入 國朝卽
於此占籍公妙齡由郡庠弟子員歲貢入太學衆稱其
學博而行崇性敏而志篤名聞於 上永樂甲申夏五
月擢任兵科給事中歲舍戊子奉命出撫雲南遍歷大
理金齒諸郡駐馬點蒼弭節蘭江政務之暇思二親年

餘七表弗克終養乃製行卷大書愛日堂三字於其端
雲南憲僉龔公爲之記復俾寅序之寅惟自古爲人臣
爲人子者未嘗不以忠孝爲先務然忠則著于出仕之
日孝則著于入養之時不可得而兼也今給事公巡按
戎夷乃心王事又豈有一時之少暇可謂誠於忠而念
念在乎君者矣然而天典良彝存之方寸一念之誠足
感神明况二親秋髮垂頰烏可置之而弗動心乎此愛
日之所以名斯堂也夫日者陽之精也運行於天旋繞
於地晝夜之間積十二時而成一日積三十日而成一

月積十二月而成一歲人生百年皆自一日累之公二親度春秋七十餘矣爲子者固喜其壽之永然百年之期已減三分之二此心寧不爲之少懼乎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而吾事親之道有不及耳安能掛長繩於青天而繫之爲吾遲延此景哉三春之暉寸草無以報也尙望一日之光如三秋之永使二親得以從容於倚門之際而聽其子旋歸之音乎古人於日惜寸陰爲學也給事公於日惜分陰爲親也爲學愛日一日雖過猶有餘日爲親愛日今日已過則來日無多矣於以見其心

之誠存乎中而形於言動之間者亦無不誠也楊子因
論舜之孝而發此愛日之一言足以感動千萬世爲人
子者之心矣嗚呼此心此理天之降衷民之秉彝無日
無之爲臣思忠固宜而孝亦不可斯須少忘爲子思孝
亦宜而忠亦不可頃刻少置生乎兩間圓冠方履舍忠
孝則何以立身揚名爲大丈夫也哉給事公心志純一
制行高潔至忠至孝天地神明必陰相之行將旋旆復
命大廷承 恩歸省拜父母於堂上舉觴遙酌雲間
之白日使人人得盡事親之道如公獲遂其心焉此又

推愛日之誠以及人之仁也故敢於篇終爲公致意焉

寒郊散馬圖序

劉寅

物各有所遇遇各有其時太行之騏驥不遇伯樂終困于鹽車之下沙丘之驪牡不遇方臯終老于駑駘之群時乎時乎果冥冥中有所使而致然耶抑亦稟賦之初有一定之分不可易耶是皆未可知爾寓滇陽周道淵氏持趙文敏公所畫寒郊散馬圖一幅來徵序余展于几而觀之乃大德改元公在玉堂爲完顏御史作也距今已一百一十有八年矣當時名公鉅卿題詠滿卷余

實難爲之言道淵請不已謹盥手書之曰自古畫馬者
甚夥驍騰駿逸奔突馳驟靡所不至公獨胡爲貌此一
馬于寒郊枯木之間霜風凜烈四顧無人其一黃色者
病而瘠垂頭如有所思其一青色者壯而健矯首長鳴
若然顧盼焉運用巧思妙奪天機不知公之立意何如
也豈云以黃者自比而以青驄比完顏御史歟按公此
時年方五十有三任清高之職持文章之柄不爲不遇
也而以散馬自比何哉然以公之德之才之美負廊廟
之具居輔相燮調而致君爲堯舜亦奚難焉譬如馬者

千里之才而不獲盡其用也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寧免
置身於枯木之間乎而御史完顏公年富力強正宜蹴
踏雲霄躡躡天衢星飛電迅瞬息千里而不知有汗血
之勞也勝重任而致遠道必有時焉回顧寒郊尚有老
而瘠者乎嗚呼莘野耕叟傅崑胥靡遇成湯高宗之聘
而後能成莫大之功使其不遇則亦類夫寒郊之散馬
也既序其事而又係之以詩曰

寒郊老樹枯又牙黃茅獵獵飄風沙斜陽欲下慘無色
淡烟影裏棲昏鴉翰林先生畫散馬迥立長空苦瀟灑

青驄有意一迴頭注目拳拳顧黃者欲行遠道力已衰
絡首何必皆青絲瘦骨伶丁病且老有志未遂徒傷悲
烈士暮年應類此豆粥藜羹焉足耻窮達由來總在天
用則當行捨則止我爲散馬作此歌時乎時乎將柰何
孫陽不遇空蹉跎

皇華勝覽記

劉賓

聖天子嗣登寶位撫綏萬邦中外乂安遐邇帖服悉出
內府金幣大賚天下顧惟西南一隅去京師萬有餘里
寶居化外其土官率先來朝獻琛貢贄上嘉其慕義

効順特 命近侍就其國勞之賜之既事旋旆駐車金
齒行人司行人中山湯公家世吳興之溪人也恭恪有
儀薦實多信議論倣古問學懇至信寫經行事迹俾工
畫者爲圖題曰皇華牌見中國之士僑居是邦者慕

聖朝之偉績嘉使節之遠勞作爲歌詩以獻下執事集
成巨軸凡若干篇命寅述文以紀其實于卷端寅自愧
見淺識薄奚足以發揮其萬一乃請見因問其勝覽之
意公曰自陪中使發軔 京都渡大江而上道出武昌
縱觀黃鶴樓而西也泊舟赤壁之下而上履巉巖巖巖

之所披蒙茸而踞虎豹遙睇烏林烟漫雲迷森森茫茫
慨想周瑜黃蓋蒙衝鬪艦火烈風發霆轟電擊之猛勢
矣追誦坡仙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雄文矣又涉江而
西也過夷陵登巫山聽三峽之啼猿緬懷宋玉空梁落
月之浮夸招蒐楚夢之哀唳矣經灑瀨過瞿塘俯瞰鼉
鼉蛟龍之窟宅奔濤洄湧奮怒響震萬壑仰視白帝孤
城棲鵠危巢蒼藤古木蒼翳白日遐思王濬風帆掣斷
千尋橫江之鉄鎖矣步魚腹平沙之上觀天衝地軸穿
空偃月之陳厓或蚺蟒虎翼或龍飛鳥翔則凜凜乎十

萬雄兵瑯戈鉄鉞森烈乎胸中矣鳴騶夜郎縱轡烏蠻
解鞍大渡赤水弭節碧鷄金馬憶莊蹻略地于滇池笑
孟獲七擒于孔明矣循洱海踰點蒼觀蘭江之蕩潯挽
桂楫而飛渡遂下天井臨永昌川平如掌哀牢東峙城
西羣峯若抱若拱聯嵐含輝崇卑之勢呀然洼然蒲民
睢睢夔人肝肝其酋帥戎服紅帔首握刀屬弓矢郊迎
俯伏列道左其徒旅負鎧擁盾弩戈戟頸繞青黃雜色
細蠟珠臂縛赤籐絲倚仗而觀者以萬計本土守將致
恭盡禮儀無怠圍護導引歷上甸而南去有黑水蜿蜒

居民僉曰暑雨則波流齟澗如墨拍岸而下涉者中傷
卽病弗起氣上衝飛鳥不過升無良山紆崑縈岫衆皺
前陳律率乞巢翻偃上下獐狝驚呼攀緣林木吁可畏
也佇立遠視則千峯攢青萬水凝綠川原繡錯室廬蠶
聚富且庶也至孟朗有江瀾漫約廣五十餘丈索竹爲
浮橋人馬濟其上江之南擐甲執弓矢者萬人驅象百
餘勢若欲與我敵旣通命則歛衽而前匍伏謝罪延入
本國乃木邦也其土官禮益恭謹由大甸至騰衝夷人
雲集景從殊形異狀瑰瑋僑桀不可殫紀所至之地爲

國宣揚堯風霽霽舜雨濡枯潤朽鈞霑惠化若小若
大踴躍鼓舞歡聲雷動咸舉手加額而言曰吾皇盛
德洪禧流布遐荒遠裔浹洽肌膚骨髓浩浩瀚瀚曷可
忘也又將隨天風瞻五雲而覲蓬萊矣迴轅過龍泉其
江北孟朗少隘兩岸極峻深下視則魄遁神喪約藤爲
梁過者行至半戰掉驚愕不自勝遂越高良工而歸高
良工卽蒙氏時封爲西岳者也嗚呼天下之險斯爲第
一人稱蜀道亦猶是爾致貢方物虎豹犀象羽毛齒革
兼金良馬難以數舉於惟聖皇之御世也巍巍乎虞

夏殷周之弗可及矣斯爲之盛覽云寅謹按周禮大行人掌出使四方交聘鄰國宣上德達下情乃其職也懷靡及之心廣咨詢之道駕四駱執六轡驅馳道路跋涉山川顧瞻原隰草木敷榮衷腸寧無感乎雅詠皇華四牡春秋載賢大夫之出使者甚夥公之心真無忝歟子謂男子之生志在四方今我國家疆宇之大幅員之廣東接扶桑西臨昧谷南踰交趾北抵窮髮聲教所暨罔不臣妾奚止坤維一區而已哉公異日將擁貔貅萬騎撫鳴劍抵掌踰穹窿度大漠登狼居胥歷觀漢魏以

來刻石之崔嵬乎掉鞞而西也抵于寘絕康居入大宛
臨渥洼窺天馬所產之深淵乎旋鑣而南也張雲旗駕
樓船泛溟海取柝矢於肅慎覩白雉於越裳乎 皇風
扇和無遠弗屆窮八荒車書之未同者同之極萬國民
情之未達者達之著奇勲膺顯擢銘鼎彝垂竹帛其不
在茲時乎吾謂張騫傳介子不得專美於前矣必有翰
林先生爲公大書勝覽於無窮焉公其勉之

跋錢舜舉所畫猿馬圖後

劉寅

懷遠將軍同知金齒軍民指揮使司事京兆車侯自英

年時得吳興錢外史所畫猿馬圖一幅藏之久矣永樂
乙未自洱海來臨是邦視篆之日政務倥傯交春後得
少暇延儒生出其圖示之披玩再四見其鳳膺虎脊竹
耳鏡瞳精神變化惚恍莫測真渥洼之奇種也一猿挽
韁戲侮於前馬驚躍無定一奚奴執芻秣之具伺立於
後諸名公題詠珠璣燦然候意猶以爲未足復徵詩文
余歸坐梅牕紬繹而書之曰自古畫馬者多矣若江都
王若曹霸若韋諷支道林韓幹輩下筆摹寫妙奪天機
有不可盡述者而近代錢氏亦造其極焉余因評之凡

物所遇各有時太行之騏驥沙丘之驪牡不逢伯樂方
畢終困於鹽車之下老於駑駘之羣誰其知之迨夫獲
遇飽芻豆而謹閑習鞿玉勒而被銀鞍仰空長鳴萬騎
皆震刷崑崙秣玄圃馳驟雲霄蹠躐天衢何物猿猴敢
窺其形影哉及其置於無用之地繫以絲韁足不能馳
此山猿之所以攀緣跳躍得肆欺侮之心而致馬之驚
突也古人以騏驥比君子以猿猴比小人此豈非小人
凌君子之比乎季良之諧馬援丁謂之讒寇準亦類此
歟故得志者必親君子遠小人然後無患凡詩有言外

之意而畫亦然觀猿馬而得用人之術錢氏之作豈無
深意乎

志訓堂序

楊榮

志訓堂者今刑部郎中吳興章善之所作也善昔爲山
東在平典史其父自明在鄉念之弗克面訓故遣書誨
諭凡千五百餘言辭意諄懇一皆切於時用善由是自
典史屢陞至今官慈祥豈弟忠厚敬謹行彌篤而善益
臻智彌廣而政益勤豈非有得於斯訓者乎自明歿既
有年善每思往昔耳濡目染之時未嘗不欷歔流涕如

見父之存焉故構堂於其所居扁曰志訓以示不敢忘也間復錄其父之手跡裝潢成卷來徵予言予惟父母之於子莫不知愛自襁褓以至成人一飲一食一裘一帛凡日用所需苟可與之規畫者無所不用其心然徒愛之而不知教是不能盡其爲父之道矣父旣教之而子或不肖弗克以承其教是亦不能盡其爲子之道矣父子之間若是烏足以論其可否哉今自明之爲父旣克愛其子又能教之諄諄而深至善之爲子旣克孝其父又能恪遵其訓而不違寔父子兩得其道矣昔鄭玄

遣書諭其子不過欲其勤儉以承其家房玄齡集古今家戒書於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以爲足以保躬至如韓忠憲戒其子以爲窮達禍福固有定分切勿枉道而求以喪所守史冊著之千載之下耿耿不磨况自明戒其子之立身行道居官守職纖悉畢具之若是子又烏得不嘉美之雖然忠孝無二道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善今位列于朝職專刑名尤當疑心定志進思所以體皇上欽恤之意退思所以守父之訓俾獄無冤而刑不濫將來所至不惟高明遠大而陰隲之及于子子孫

孫以食夫天報者豈有涯哉與人爲善君子之道予故
不辭而爲之序

溪山萬狀圖記

解縉

余有溪山之僻少時見日出東嶺朝霞絢映草木奇秀
每乘興獨往過水光湍瀨傾巖瀑布與流溪津渡處漁
家艇釣輒不勝喜微吟縱觀不知日之夕也或朋舊過
從携壺命奕爲登山臨水之觀髮不及櫛屨不及繫衣
帶不及盡理欻然赴之每至月出久之徜徉而歸未嘗
厭也后來經涉世故拘牽行役不得自由顧瞻溪山如

舊親朋濶別之懷形於夢寐蓋嘗以物生之地不同氣質之性亦異江湖之魚不樂於宮沼山林之馬不羨於天開貧賤之習不適於富貴閑曠之情不堪於拘束也溪山之游觀豈有聲色臭味之足移人也哉予本溪山之人拘於氣質之偏習於聞見之迹而學問之功淺未能超乎事物之外也嘗自知其僻焉余友蔡君學淵爲言吳興李華甫氏亦若余之僻且以溪山萬狀圖求爲之記展之盈數尺而所謂萬狀者固不出乎其筆墨之外玩適之餘庶有超然而得乎僻者可以兩忘幸因蔡

君而命之也

跋趙子昂墨梅

解縉

趙文敏公蚤歲喜畫墨梅印以水晶宮圖書因泚中有
瑪瑙寺或戲以爲對遂不用此圖書而梅亦少畫聞之
高竹閣云季常近得此紙有錢選舜舉跋語其爲公早
年畫無疑及觀公所題二首追懷惋惜未嘗咎其少之
作不工者蓋其才情之出下筆過人有自得之妙亦必
有自得之喜固不足以盡識公之爲人然亦可以想見
公之爲人也季常其永寶之

題縛筆帖

解 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一文藝爾非得善筆義獻
復生無所用其巧吾尋常欲作佳書爲傳後計非陸穎
筆不可陸穎本農家而善縛筆長子尤能知筆之病次
子亦能縛筆而不廢農事樸茂尤可喜農隙時讀書農
時手自耘種古者士大夫皆然風俗日薄遂不肯爲爾

重建峴山顯化禪寺記

楊 復

山去湖州城南不三里近左枕碧浪湖右睨道場諸峰
倚閣道挾廣阡雖若崿嶮然實據明秀幽深要處故人

皆占其勢以爲奇舊名顯因晉殷康築顯亭其上後或
名峴山之有寺則自盧阜遠弟子道源始也源至文照
照至慧明明至慧解再傳至趙宋慧源師特奉朝旨賜
有今額師又凡幾傳及元文筆輩其間盛衰難以悉舉
入國初來屢歷兵燹輪奐之規蕩無餘燼往來人棄
爲荒丘略弗之顧城中故老謾有知者亦祇歲時相率
躋其顛弔唐李適之所鑿窪樽池置之浩歎而已寥寥
三十餘年雖宿德莫能起其廢永樂改元得顯公者自
長興應山來結茅修苦行與蛇虎鬼物雜處日惟一食

怡然弗以爲憂坦然弗以爲懼卒使郡士子敬重稱苦
薩相與發檀信真心輸糧委鋤懷薊袖幣日屈五體投
禮肩踵摩接施捨委積公乃謀材于山探土于壤就樵
以陶瓦親澆以伐石備力之壯募才之幹航遠負重筏
難昇易貿五金鳩群工遂剏正殿三間巋然中峙然後
次第作法堂山門長廊以及厨庫倉囷會食有所寓客
有室居僧有寮皮經有藏應緣有舟庇舟有坊給衆有
器約器有肩鑿甃以汲清畊溉以采潔懸膏以燭夕胃
鍾以鳴時瓶葩繼艷爐馥延溫禪榻雕檀風旛圓綺仍

塑佛菩薩聖僧護伽藍執金剛等神若干座碧增金烟
玉瑩珠暉若假幻師頓成靈境周麓則長垣限其內外
沿流則堅隄衛其衝斤至使瓦礫之地易爲寶坊荆榛
之區化爲旃檀公之功德有足以感動人天者矣按舊
記解寔長城始興王陳氏喬補明主席能理香燈久久
相續今公亦長興人棄彼居此極力勝因豈其後身來
了宿願之未了乎雖然財施爲下法施爲上公當復以
自了之智利他一切則毘盧身上無有壞時其功德益
大又可特筆記也大明正統歲在辛酉二月

顯上人復住峴山疏

楊復

俗鳥知還率爾何須盡興閒雲欲出飄然也是無心未
了因緣從新氣槩恭惟再命峴山堂上大猷法師精持
羯磨靜入禪那曾埒鳳山之虎鬚敢補雲谷之鼈鼻窪
尊頂上拄杖子擊破虛空浮玉山前竹篙頭敲斷性命
已自深藏獅窟不妨重豎剎竿逞手段而弄金毛觀者
宜皆喪膽揚喉音以歌白雪聞之寔足傾城定翻成最
勝家風還養出超凡子息長增佛彩遠報慈恩

防風氏神廟碑

沈彬

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正祀典詔曰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止以山水本名若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堂號甚盛典也蓋上古天神地祇人鬼通祀曰神尸之以人人惟萬物之靈蓋莫靈於人也降及唐世日遠於人漸無神象儒先莫考其詳大而天神咸以舍奠致敬他可知已會稽之北江淮之陽封隅之間神號防風氏遠自有虞以上必則古先治民聖賢民到于今思之不忘而報事見靈德王碑詳具顏魯公碑今莫考其詳焉彬

本縣人而生也晚常有是言間語於人質諸鄉父兄君子決非禹黷後期乃其沴世不肖子孫是非孔子所考載專車骨者嗚呼安得一正祀典期日俾牲幣牢醴一如古初上聞於朝以洗千古之繆之爲快哉今未敢也

跋趙松雪書姜白石書譜後

金寔

右姜堯章續書譜一卷趙魏公用繭紙作行草書今爲湖峯張氏家藏玉輝以示予徵題觀其用筆雖若不經意而其轉折向背從容合度正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予每於湘東西故家徃徃多見公之墨蹟蓋當

時鄉里所求無弗得者竊意公於此事精妙入神亦樂
爲之嘗聞故老言每當風日妍美心神和暢或游泳於
池亭圃園間雖青衿童子蒼頭小奴皆樂爲之書持適
市便獲重購或見仲穆來輒笑而藏之且誠勿令三官
人知將詬責汝噫觀於此可見公之胸次悠然如光風
霽月流動充滿略無滯碍視浴沂詠歸之氣象何以異
哉世乃以公之大德爲小藝所掩豈其然乎

吳興藝文補卷三十終